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七

豫章

弟

強學諸國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兵制篇

歷代任將

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

則弗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闕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

轄久則懼其難收。刃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
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
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况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
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于御
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
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威。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
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
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
施之。此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

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然○則○爲○之○奈○何○孫
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
凡○不○御○者○皆○勝○也○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
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
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
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
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
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在○將○者○試○之○以○五
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

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
關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搦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
至天者。將軍制之。搦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
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
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資賞
異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
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
鞶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
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

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子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

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卽次將乃就舍炊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

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逸之明也不知戰
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
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
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將不强力則三軍失其職將自十人以上有戰而北
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男女
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
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于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

輕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
內畏則堅矣蓋當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
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
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
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
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于國非獨有世功
且有世業詩書禮樂風講于家庭功勳闕闕允孚于
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

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于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其後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已而入曹。公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葵僖負氏。魏犇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見視之。病將殺之。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已而軍次于城濮。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旗。祁滿奸命。司馬殺之以殉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殉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秦穆公時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

之不繼。滅滑而還。晉人邀之。敗于穀。獲百里。孟明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
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
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
罪？復使爲政。久之。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
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
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乃率

師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
之爲君舉人之周也與人之_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晉
悼公時公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必
殺魏絳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
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
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跪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奪君禮也寡人有弟
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嘗以是考昔者鞏
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亦此晉兵也夫晉豈強于鞍
而弱于邲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鞍之
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振
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郤克先遜繇是范叔歸
功于荀庚欒書歸功于范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
若邲之戰則異于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

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欲進至于鄭人如師莸子欲許欒武子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欲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歷之則其敗也不亦宜乎然則晉兵非異也將帥之心不一故耳師重長子豈不信哉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帥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莊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軍，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附馬之左，騾以徇。三軍繇是士卒畏服。三軍用命焉。其後臨武君請

問爲將于孫卿對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誠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漢高帝諮達大度知人善任初時以蕭何之言築壇拜韓信爲大將一旦付以數十萬之衆不以爲輕陳平一見拜爲都尉使之參乘護軍雖受金之譖不以爲疑嘗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驕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隋何召九江王布至帝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皆如帝居布又大喜過望。及成皐敗，帝獨身遁宿。小修武傳舍。時韓信張耳將兵擊趙，帝晨馳入趙壁。耳信尚未起，卽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帝來，大驚。已信既定齊地，使人言于帝，請爲假王以鎮之。帝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帝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何以假爲？」卽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後旣卽帝位，封信王。楚信初乏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人有告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信謁令武士縛之載後車以歸還洛陽赦信爲淮
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
帝嘗從容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
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
禽也六年以陽夏侯陳豨反上自擊之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白見豨反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

人情供既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大抵高帝以爵土爲誘勸，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如韓信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卽拜張耳爲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勲名猶未顯也。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先有所參任以分其權者，誠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

稱○王○而○其○權○常○在○高○帝○欲○其○軍○卽○奪○之○軍○欲○其○會○卽○
促○之○會○如○釣○者○委○之○勞○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
縮○繇○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賞○而○
卒○無○它○憂○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繇○其○諸○將○之○材○素○
詣○于○胸○中○既○量○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
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仇○故○屢○
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善○乎○蘇○老○泉○曰○人○君○御○臣○相○
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
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臣○相○以○信○御○才○將○之○術○以○

智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譬之養騏驎者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生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

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
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
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
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
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
噲○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
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日○
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
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

大計矣。後文帝十四年，馮唐爲郎中署長，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讓唐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
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
廉頗李牧也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

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于外歸而秦之此非空言也亞大父言李牧之為趙
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
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僭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
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

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伍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人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

太守而拜唐爲都尉。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之後，諸較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董皆從。大將軍衛青屢有勳，至于三子封侯。青不受賞，謝曰：「諸較之力，夫元戎與列較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爲之寡。迨元狩以後，霍去病如籠衛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蹶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和。」

故也。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蓋至于此，則事歸于廟堂，而功繫于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豈能以成功哉。東漢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鬪，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于授任，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失吾名將。

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
時恩意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
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
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得不警及賈復之于寇恂有部
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
未定兩虎得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
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可謂多術矣馮異平定關
中人有言其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咸權至重百姓歸
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

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思營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閩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畱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建武十三年，陳瓘約論漢法軍行逗遛。

畏候者斬。于是詔邊吏追虜者，或遠或近，量敵進退，不拘以逗遛法。其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褫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夫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

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北于伯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戢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帝嘉納之蓋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

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諭。懇
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
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至于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
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算。而獨于信。則不御知
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
跋扈之態。而有熾定禍亂之畧。豈非其善御使然哉。
晉武帝時。馮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
鍾會之變。頗繇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那統免冠謝
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

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蹇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輸張跋扈。遂邁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之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繇。而生亂事無繇而成矣。帝曰。然。元帝大典。

三年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二豎曰臣聞承平
之世其教先文揆亂之運非武不效敬野之戰曰望
伏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
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
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
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
哉况今中州羗獍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
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祚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
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

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
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羊吳淠失禮漢錫
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
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與防爲防之術
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望諮之群公博舉干
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
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
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元
魏孝明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嗣欲

親討以荊州爲先。詔辛雄爲行臺左丞。在軍上監。凡
凡人所以臨陸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
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
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
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
鼓之聲。見旂旗之列。莫不奮銳赴敵。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
亂常。凡在戎役。敗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
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

無○所○勸○募○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宜○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又○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于○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御○杯○擢○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質

冠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
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
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
先遣辨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
異厲蕭斧以伐朝菌彭洪燼而燎毛髮哉唐太宗時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
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
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
城豈不壯哉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李道宗

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勦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初秦叔寶從李密後歸王世充見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姬非椹亂主也至武德四年卽棄世充降唐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州破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
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走朱金剛于介休拜上柱
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遇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
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莫國公每敵有驍
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
躍馬挺鎗刺于萬衆中莫不如志時劉武周大破走
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
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
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纔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
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
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
信引槩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
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
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
篋自是寵遇日隆貞觀中侯君集討高昌配沒罪人
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
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薄對中書侍郎岑文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繇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貴與。

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出滄空者。悠悠之人。直暗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

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志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

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
悉○山○貧○賤○而○勲○伐○甚○高○不○問○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
不○和○握○士○爲○相○蠻○貊○不○庭○推○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
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
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
輕○其○死○刑○正○故○君○子○易○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
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
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

刑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
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
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
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
恐賚勲庸竭府庫畱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厘
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
令設虛賞之格乎且賞旣不用勲亦淹廢歲月紛淆
真僞相錯蓋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勲所繇主司過
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有一臺郎戮一

令吏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慈父多
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大人臣病不節險。
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過在于慈父故也。玄宗開
元二十八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馳還。詔爲河西隴
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酬遊。未
赴屯。裴耀卿言于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
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
日月已薄。常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決在一時。
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德。

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
命倚于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肆
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
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德宗時
陸贄疏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
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
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
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繇于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內人而已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作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于閩濮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荈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于前功，難易百倍。天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輓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守；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

師與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而寇亂有
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
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
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
去。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
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于舉毛。但在陛下然之
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輕
重。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
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

于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于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武俊朱滔受其誘。陷遂爲猖狂。然衆情不附。內外防虞。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况此郡兇徒。互相刼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于傷殘。果于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弼。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

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悉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明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于將相。財屈于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于守禦不足。若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

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雷不進，乃請益師。于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請益師。于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亦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難

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于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于曩日。王師有溢于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畱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

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出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
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明年帝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乃移屯
陸贄上狀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
進抑有他繇所患大強不資旁助此者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
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

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遁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現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相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勲績理盡于此唯陛下圖之與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泚謂陸贄曰晟瑊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遁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

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間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良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願旨爲名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秦梁廻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項者驟降詔書教諭
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
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
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
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
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
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
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爲○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
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

業繇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循
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
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人咸極其分。賢愚各適
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
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贊又論儲糧。疏有曰。陛下
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

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
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
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
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
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
兵發救，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
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吐蕃
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
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
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故
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也初帝出幸奉天張延賞以西
川節度使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帝還詔
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
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
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
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

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于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許婚，曩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我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那君牙而拜晟大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

蕃背約劫渾瑊將較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
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
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
劉玄佐復河湟玄佐辭西討延賞更川李抱真抱真
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繇是功臣解體憲宗元和四
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翰林學
士白居易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
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
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古今治平畧

歷代任將

卷二十七

三十七

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乎穆宗長慶二年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
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
詆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納
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臣
聞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
十七八萬門而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
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繇節將
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軼者不聞

奪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關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濟那直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陳。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內自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

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繇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
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告更遷延將
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
減食旣不足將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
迫于供軍百端歛率不惟用度交闕卽人心于是無
聊自古安危皆繫于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武宗
會昌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
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
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

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井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

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瀕
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
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
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
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
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
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
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餼誠天機平康之道也至于
景雲之初始止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勲臣行則

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
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于恢拓當
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
藏于沙磧那財空乎上林蓋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
兵排乎函谷矣繇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
朝降暮叛更相禽獵或自慕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斲
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于輔國軍容自乎朝恩
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
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

井賈販之夫。臺與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于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質。質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厲之代。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且東山之征。以冠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于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爲執政之官。雷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參則理穎。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

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右五朝。兵
官尤重。二衛四軍五較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
紳名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
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
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
必擊刺之利。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
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
爲武。以引強爲材。靡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
捷。此躋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

宋初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繒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蹠御之得其道也初太祖嘗以李漢超爲關西兵馬都監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夫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物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于

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繇是益修政理齊州吏
民愛之郭進爲山西巡檢使進威令嚴肅常有軍較
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
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
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殺兵當卽薦汝如敢可自投河
東其人卽踊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
太祖卽從之乾德二年冬王師征蜀京師大雪帝設
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帳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
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

處○卽○解○裘○帽○遣○使○馳○驛○賞○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
能○徧○及○全○斌○拜○賜○感○泣○五○年○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
降○全○斌○爲○崇○義○畱○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
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
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
金○陵○還○鄉○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開○寶○
七○年○遣○曹○彬○伐○江○南○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
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

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
焉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
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
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初極品乎美曰何謂
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
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
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
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嘗以姚內
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

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
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
事朕雖減後官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
也○當是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
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
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
爲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
用上日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
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蓋遵誨于仇讐

取姚內斌于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嘗有軍
較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
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捽以賜進，令誥而殺之。此可謂
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
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
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有以
事聞者，上卽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
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
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

○巡○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
○郭○進○在○山○西○每○遣○戍○卒○論○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
○○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
○業○之○自○伐○然○彥○昇○之○守○原○州○繼○業○之○守○虛○州○皆○邊○境○
○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隸○州○二○
○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
○年○退○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
○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

惠○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
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
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
超○屯○閩○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守○隸○川○以○防○北○虜○郭○進○控○山○西○武○守○琪○
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
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
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買○易○免○其○所○過○

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餽宜
繇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
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
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
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太宗大平興國
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
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
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
與寇準言及將師上曰將師材畧固不求其備僣量

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舛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時上官正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于謙和每謗書至朕須力與明辨然衆怨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
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持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
謂喜怒不形于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
正上表謝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錢
若水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
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
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
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
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

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門楊嗣者五
七人。增其祿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
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
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
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天威攝于四海矣。周世宗卽
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
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
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
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

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
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
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
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晦○在○通○遠○軍○
王○彥○昇○在○原○州○但○投○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部○署○
之○號○卒○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
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賤○
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

十七年中北邊西藩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簡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咸平二年。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卻。殺于晉侯。曰。典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于齊侯。曰。文能附眾。武能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

者○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祐○杜○預○東○
晉○有○祖○遜○謝○玄○符○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
有○謝○艾○隋○則○有○高○頻○至○于○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
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
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
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
文○武○之○柄○始○離○爲○二○文○者○專○治○筆○硯○耻○言○軍○旅○之○事○
武○者○徂○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
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强○項○之○羌○偶○未○成○擒○病○

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專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爲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較，或逗遛而玩寇，或險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太行臺，今之都部，置昔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

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月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

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
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
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
綬不于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勿俾武人擅其權
勿使中使撓其事關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
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
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稟其
節度與夫列較齊驅送臣送往不可同年語矣慶曆

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曰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夷狄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

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服其

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貫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釋其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
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
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
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情○無○用○之○卒○而○遽○遷○以○補○至○
于○較○師○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
果○可○施○行○俟○成○一○軍○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
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
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
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蘇○軾○策○畧○曰○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
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
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
有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
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
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
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
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
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

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
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異者不見。私天下務爲
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
哉。秦少游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
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
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
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于
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
病之餘。保卽累。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

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鷲，而蜀師劔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鎚兵取成都，南北異冑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

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
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
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
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
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
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
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己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
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
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

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

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徽宗時許翰疏曰。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于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克。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竒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于極功。而國不收其倖績。是賞

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旣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達爲帥，大破賊兵于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猶以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羌戎震懾，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

而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高宗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取將一事而馭將之說有三一日示之以法二日運之以權三日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

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且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其信益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悅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王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參議其間。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然則利于公而不利。

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赴死地難矣。臣以爲當律以朝廷之儀。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孝宗時辛棄疾上美芹十論。其一有曰。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情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

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息。貴爵而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關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撥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遂。巡自愛而置賊以固位乎。向

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
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
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彼爲將者心有所
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
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
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
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
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
將者以才之大小爲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驥驥御小

才者如養鷹犬○然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
數艦而遠以節越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
斬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子謂徐以
子之且欲使之常臺臺然有欣慕未足之意○以要其
後效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
彼被介冑者○知爵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貴賤之
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
謂貴爵而激其所慕者也○又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
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爲用長

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
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
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文○
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
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賊○一○旦○邊○事○動○而○無○將○則○茫○
茫○然○以○求○之○而○天○下○莫○之○趨○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
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
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于○
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聲○被○于○野○太○平○之○美○

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
懼天子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
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
徒如是而爲鼓鐸錡饒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
誅不用命者斬夫下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後至
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
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
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可爲也哉是故
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

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
狙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帝時。萬戶
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受經于學校。與夫將軍不
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
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
慚矣。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敗于有事之時。訪求將
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
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怒其桀岸之氣。時賜
之燕閒而延見之。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

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
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
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
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任○相○似○而○大○不○同
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
歷○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
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
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
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業

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有事使之舍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

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邊功
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
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
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
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
目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
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兩人
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
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

樂于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固
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
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
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
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
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開意焉不測而識之
于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
之得韓信者又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

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撻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撻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

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墜。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子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

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
故千人與馱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收羊不
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
日闡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馭
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
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
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
推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

而伐之以騎劫卒使田单收其降城趙用李牧
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
爲田单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
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
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
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
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
盡忠

國朝任將

明興

高皇帝天授神武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

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昔御

奉天門與創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

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

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

臣每得侍左右觀妙筭初爲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

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

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泥于古哉。初。洪武元年。論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可謂尊顯矣。太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濫。以致于敗。古人致欵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古之人。王待其臣。下徃徃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

感易生猜疑。故人心生變。今吾以直言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此意訓及子孫。與國同久。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謝而退。是年。太祖遣徐達等北伐。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

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
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
春纔遇敵騎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
足稱哉尚據城指揮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
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
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
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畧寇諸將可各領一
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
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王中軍策厲羣師運

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
謀○之○又○謂○達○曰○閩○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
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
部○位○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
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
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
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
不○繇○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已○而○達○等○師○連○克
捷

太祖遣人

諭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

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
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屢○危○夫○屢○
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
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
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二○年○上○遣○使○齎○勅○

至太原 諭諸將曰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
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
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近者大天湯
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牙師還

朝未嘗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造
各官從大將軍征遼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
璟兵出澤超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
兵家常事耳太原之捷得此爲掎掇以分其勢可不
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
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
剪除餘虜又嘗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干執一惟
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德
必先通者通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

所○憑○逼○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
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
不○專○則○權○有○所○分○三○年○大○將○軍○徐○達○逐○王○保○以○偏○將○
胡○德○濟○失○律○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
仍○遣○使○一○勅○諭○達○曰○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
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
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慈○賈○乎○且○慢○
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
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

闕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則須議其功過
又非闕外比矣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
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
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時監察御史袁凱
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
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
臣之體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
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
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

日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恥
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
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
納之遂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
書二十年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
故所爲往往麗法乃親製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
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爲
遵守二十一年 上又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
事未能通曉特 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麈樊喻金

日碑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
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
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
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

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祿及子孫之道乃爲保
守 勅頒使覽觀知勸戒時定制凡武職歲六選
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皆有流有世曰襲職曰替職
其勿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減革曰通革非真授者
曰試職曰署職曰納職凡首功四等曰北虜曰遼東

女直曰西番苗蠻曰內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功
曰頭功凡賞三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凡推陞勲
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二人上請凡土官六等曰宣慰
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千夫長其子弟族屬若妻婿女
甥皆得從其俗凡夷官自都督至於鎮撫凡十四等
皆以誥勅辨冒偽凡傳陞乞升非軍功陞者得執
奏以考選比試併鎗達材而程力以部功課將領以
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初績徵誥勅以褒
卹勵死戰以便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以敘

先○用○遣○敵○激○叛○肅○軍○機○以○典○刑○敗○命○行○劫○退○降○世
祿○以○寄○祿○馭○恩○倖○以○覈○訊○糾○捕○緝○八○月○丁○卯○征○虜○將
兵○還○朝○於○是○論○功○行○賞○上○賦○平○湖○詩○二○章○命
群○臣○和○之○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
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
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
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
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
將○士○永○爲○遵○守○二○十○七○年○上○諭○自○今○武○官○子○弟○宜

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
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
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一日朝罷退坐東閣

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
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
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閑居無事
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之道爲鑑戒擇
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賢將並矣嘗以春寒甚

命中書以府庫布帛製綿襖運赴蘇州寧夏等處給

軍士省臣對以有常供。上曰：天寒異常，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平其給之，勿緩一日閔武罷。論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宜戒其恣縱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遺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又嘗論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所統軍士，懽然

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
於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
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
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
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
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
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成祖用兵號令嚴明信

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臨敵對陣意思閑逸從
容自如及至決戰氣勇兼溢然不避動勞與士卒同

甘苦每食士未食不先食遇渴士未飲不先飲大戰
數十小戰無筭必先陷陣未嘗被劍自大將而下及
于旗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有先
退者各呼其姓名以故人爭先不敢後俘獲敵將置
于左右待之不疑人心懍感皆欲奮力自効凡經營
謀畫咸出上心至于攻城畧地指授諸將成筭從
上所言無不獲勝苟有作聰明自用者必無所成然
後嘆上之神筭無遺策也故能以少勝衆不四載
之間掃除姦惡內平福難奠安宗社成克復之功

永樂二年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史言欲舉其職耳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旣付卿以闡外之寄事有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素知卿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付朕懷。十一月刑部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

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於此輩征討之功既酌爵以賞今有犯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宣德七年北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 聞 上不從因 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 朝廷此輩猶效唐河北事耶為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

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職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陛
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
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宜令總兵官覆勘務
合至公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
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
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于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
所獲爲已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奸
邪息此屬雖紿 朝廷得官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
下皆然宜 令公廉御史 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

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都察院議宜行。敬
言于天下。從之。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
功。雖千百戶。不輕畧。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
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
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
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
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
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
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

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
天征討名目陞職者 永樂初令 洪武三十二年
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宦子孫年
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
宦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 永樂元年以後
與舊宦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
職之濫其始於此乎 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
回遇駕拿馬者 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
陞職或以署職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

我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
後爲例者至天順間冒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勢
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
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
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於是大學士
李賢言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
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
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
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卽除其國豈累有罪

犯惡而不革其職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
終其身已爲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
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
時而預爲之調停一旦至無可柰何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時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旣
至 上召賢曰溥爲將畏縮如此不懲何以警衆卽
命閑任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無功戴
罪復受其所獻可乎溥慚懼而退 成化時給事中
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而巡撫者或言

其否巡撫者有奇筭。或指爲非進止。殊。戰守異見。何以成功。憲。憲。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三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各懷私護。短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然哉。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都御史秦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勒景奸贓鉅萬。抵景於法。褫其爵。景圖報復。尋。據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乃

援於戚畹壽寧侯忽內降蠲旨尚書彭詔上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

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職

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如物論何若職既可免他

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

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正德年間

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至領兵奏

帶三四百名者有之徃徃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

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

之列又復另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牌
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
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馭勸之實其改
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至嘉
靖改元盡詔行革退積年宿蠹爲之一清蓋永
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
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卽調本鎮兵馬
剿之不報捷焉嗣後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多事因
留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

路或二三日詐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卒至將多留賊以酷賞。賊勢愈熾。云陳氏建曰。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酌以金帛。或以勲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萬死得一生。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無三首級。

卽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

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廢例行

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

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皆廢格矣。胡端敏世寧奏

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

格鬪者于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

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

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

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

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反○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燻○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

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管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從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我祖宗立法之嚴如此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立法之意縱惡執甚焉况今新官襲職比試亦爲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所○以○
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爲○之○流○涕○
也○則○今○日○之○所○當○登○榜○尚○孰○有○急○於○此○者○哉○謂○宜○凡○
有○征○戰○遂○選○疆○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
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次○非○開○國○靖○
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
濫○乎○若○夫○廢○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
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降○襲○一○
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

者仍前施行其立功之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廢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其犯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革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此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廢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國家財用其庶少紓乎

世宗一日問閣臣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兩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

對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世宗深然之御史屠仲律言諸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慮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弁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肅

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鑽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
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蚤、弊七、糧糗
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斃、窮愁
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辯、前擊後解、謹然而散、
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
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何大復子論曰、任將而專制者、敗、用兵而外監
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
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

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
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
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
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
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
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
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
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
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

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被亦冒矢以爲功也。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廣。夫成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

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者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

躋劫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夏桂州論曰。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

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王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之不察。以爲賢主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於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

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不可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柰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出千百

里之外而可無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於中、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於邲、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

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

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
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
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閭之任凡以
爲能將尊也擦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
將軍制之擦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
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
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
會賁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
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筭

凡以爲能將寬也、聳鼓金鐸、聰有所不聞、而非
擁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
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
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
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
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
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
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功不畢
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

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蓋古稱善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王工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心置腹其君臣父子之論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

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管制無飛揚跋扈之態
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
之爲言以馬喻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羈馬
解卽弗制有騏驥焉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馬
之安得故以凡馬之御御騏驥不可望其必至
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
以不御之禮夫跛驚蹢躅人誰馮之而以御駕
爲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下
之恒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

古今治平畧

國朝任將

卷二十七

八十九

再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既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於用將也

許穎陽論曰人君之馭將也其始則擇之精精則將得其人其既則任之專專則將持其柄苟人有不得則雖貂蟬四布而干城之托無所歸柄有不持則雖貔虎雲屯而閭外之功無繇建是以精於擇而專於任者頗收集於禁中而皇

威遠播孫吳走於堂下而天策長驅矣昔漢之
選將也有良家智勇之異而復裂地以封之唐
之選將也有明習孫吳之科而復勒石以旌之
宋之選將也有論策弓馬之殊而復舉劍以援
之宜埽烽燧於邊廷執渠魁于絕塞而名將屢
出良有以也我國家內設團營外分閫帥勲
裔則養之于國學世胄則隸之于衛學所以養
之者豫矣論策以觀其蘊校射以觀其能所以
求之者至矣柰一有所警輒厪當宁拊髀之嘆

豈其中原之無將哉。擇不精而任不專。故也。何也。得于考拔者。不過挽強荷戟之粗才。取之廕襲者。率乃黃口白丁之豎子。指此而擇。固已非矣。況制從中出。率于文法之拘。而遷徙無常。苟且于旦夕之擢。卽此爲任。又豈專乎。嘗鏡諸古文武兼資。所謂儒將也。吉甫卻縠。其上矣。祭征虜之雅歌。臨戎羊叔子之輕裘布信。是胡可以多得也。次則武競而文不足。以才勝者。何能悉數。第馭之。方在持之。柄者何如耳。有功同而

遲速異者則漢高之于韓信○光武之于耿弇是也○蓋三秦未檄則片言拜相不爲速○河北徐定則擾印馳封不爲遲○亦各從其時也○有法同而操縱殊者○則楚成之于子玉○秦穆之于孟明是也○蓋違律喪師非戮之則何以謝國而囚敗○思奮非釋之則何以伸仇○亦各有所爲也○閩以外將軍制之權宜速授也○漢武拜將於八塞得之矣○而太原未下○宋祖獨授曹彬之賞○非鼓舞之一道乎○不用命者殺無赦○令宜嚴肅也○光弼斬

將于河陽得之矣。而鄴城未破。王猛獨徇司隸之請。非顛倒之一術乎。不以賊故。弃如穰苴。拔于寒微。衛青起于奴隸。可也不以讒故。易如魏文之信樂羊。唐憲之信裴度。可也。又何拘拘于一。洪哉。雖然。將固當擇而任矣。而苟非賢相。吾未見其能馭也。是故有蕭何則不患無韓信。有鄧禹則不患無寇恂。師德相而仁傑用矣。富弼相而韓琦范仲淹用矣。不然。胡兒鼓鼙之宣。誰非國忠。武穆金牌之召。誰非秦檜。往事之足爲

殷鑒也。吾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相因將之倚哉。

附選任將材

高皇帝嘗謂中書省臣曰：國家都衛節制方鎮，所任良重。宜於衛指揮中擇其智謀出衆者任都指揮之職。或二三年至五六年從上陞擢。毋世襲。著爲令。其後德慶衛舍人倪基上言：陛下奉天伐罪，收羅智勇。天下既定，爵爲徹侯。次亦不失將校。近見握兵於名藩大鎮者多新

進少年忘其祖先勤勞未閑將畧伏望特
所司論材薦舉壯烈智勇之士覈寔錄用上

嘉之命基參贊清平衛軍事文皇帝諭

兵部臣曰國家置武衛備恭亂非習兵善撫
士者不可比聞武臣日以晏酣爲樂苟且因循
廢削軍實逆倭奴登岸掠居民瀕海官軍猝無
備聞以至奔敗爾兵部其同侯柳升精擇將領
練習戎政者以往仍擢其不職送京師自是
與選者上必親臨臨遣賜鈔錠且給傳行

宣宗五年六部臣請如常事黃福議令天下

都司歲選智勇廉能者一八次遣至京督府

精加驗覈可大用川之英皇初陝西叅政

年富言其年武臣位高祿重務保爵祿無委身

効職之誼欲求如楊洪等比十無二三乞傳求

其人加以優養俟有功擢用因舉都指揮馬麟

孛榮可任明年侍郎鄺楚言乞勅內外諸臣

各舉所知隨材委任設有不稱王者連坐明年

勅英公張輔等曰將兵之道莫先智勇必知之

有素然後用得其人。今營操官自都指揮以下
其間有曉暢兵法長撫馭者智畧優長達權變
者經歷戰陳敢當先者膂力過人習武藝者悉
舉以聞。朕親閱焉。輔等推選紀廣等凡四十
有四人。上以爲將非諸韜畧不可其熟讀五
經百將傳。寃方畧。練武勇。俟試而用之。七年編
修徐瑄上疏曰。今之任將非必有所嘗試。擠掇
以知其短長也。臣習而旋遷。都統三。旋遷
總帥。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臨事而敗。計重加

黜爵而前虧已不可贖矣。宜令本兵同一二
勲者從公推舉。初惟以本職參隨鎮帥分領兵
馬。勾攝邊事。畧有能也。乃命爲參戎。畧有勞也。
然後遷擢。又令本兵移文天下軍。簡有司咨
選籌謀勇力之士。毋分軍民。毋限南北。拘額數
畢舉。至京。問攻守之策。較其弓馬及格者。給
糧二石。分隸京營。然後遣隸之總鎮官。參隨效
用有功。授實職。上是其言。又三年。大同參將
石亨奏。漢唐以來。設謀猷知識絕倫諸科。令人

得各陳所能應詔故趙營平以良家子應募郭汾陽以武舉自進當時卒藉二人之功自今宜許其自陳遣邊鎮試驗景泰初王師新創人心稍振起於謙爲本兵任石亨楊洪爲將一時推選頗爲得人已郎中李賢薦興州千戶王昱善戰多謀且有忠義勇敢之氣謂達賊可以計破而不可與戰其計凡數條詔試而用之英廟復辟詔天下舉文武謀勇之士久無至者七年令兵部下牒督之於是平江侯陳瑄

等舉指揮錢能九人試中者送五軍營 賜鈔

有差 憲廟初都指揮僉事劉清奏天下衛所

舍餘與民間子弟多有謀勇且熟武藝者宜及

時設策召用訓練優養領以忠正廉能武臣別

爲一營侍郎商輅亦言將帥乏人宜于京營及

府衛精加選擇取其體貌魁梧筋力強健諳曉

文墨之人或五十名別擇近地時加訓練以暇

日讀書講方略而於三營總兵推任一員兼統

之歲一會官考試別爲上中下三等量爲登降

賞罰如此庶才識日有所進而將帥不至乏人

上以爲然又四年樞臣白圭等上言智勇可

任者若干人間歲復言臣等嘗議令中外文武

臣舉用將材者三卒無應命宜申令諸臣從

公推舉其後十四年兵部上所舉者名英公張

懋而下舉各若干人命揆選用之時仍具名上

十九年尚書張鵬英公懋會較所舉才畢奏

上曰其如例擢職與軍功等用稱任使顧不干

國有益乎弘治九年本兵馬文升請廣選舉

而令府部臺省詣別其材所堪具 聞仍會官
考較如武舉例擢用 上然其言三年本兵言
謀臣勇將必待試而後見今團營之制萬人爲
營五十人爲隊隊有長其上有把總有把營總
掌號頭武藝謀勇未必通頭又就中擇其有智
畧達權變者爲將領非職官者試以軍職相兼
而任則智勇之將不待外求 上然之已給事
中蔚春上疏曰臣觀京營中舉以備主帥者大
率皆公侯伯夫封爵以報前功豈必子孫皆可

用也宜。勅天下今後勿拘流品山林之人。有足智曉兵習占候悉傳致。京師隨材錄用。其有才堪大帥者則縣官以禮聘之。擢總京營或專大鎮。迨有成功賞及舉者。從之。十三年。御史胡希顏陳邊務。文臣舉楊一清。王質。陳珍。而武臣則時源。姜漢。朱鎧。魏鎮。俱令於大同殺賊。後二月。以虜入犯平江。伯陳銳總師無功。廷議欲遣保國公朱暉。於是行人王雄上疏曰。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比者曾不選任。而用

陳銳今柰何復用朱暉也夫當樞臣昔會議時
推於衆人之中而獨以銳爲首陛下亦信而
使之乃其效若此矣臣又不審昔所議者何事
毋亦以爲姑循故事耶抑試之也彼朱暉者素
不更事豈遽出陳銳上哉且惟豪傑能知豪傑
攷之前史舉韓信者蕭何舉謝玄者謝安舉高
崇文者杜黃裳彼漢晉唐之君雖未知韓信謝
玄高崇文爲人而於蕭何謝安杜黃裳三子者
亦旣知之矣故於所舉直任而不疑今陛下

卽未真知朱暉爲人果能知舉之者無愧于蕭
何謝安杜黃裳三君子則可若曰未也是豈可
不以陳銳爲前車哉臣愚以爲莫若干邊方都
督中選任夫邊方都督生長北邊其間固有習
知虜情能出奇制勝者特爲主將所羈束不則
監督與提督牽制之雖謀畧無所施耳大會廷
臣選於邊方都督之中任大將而勿置監督提
督以撓其權蓋今監督提督卽唐觀軍容使與
監軍也以郭汾陽李光弼將畧而魚朝恩爲使

則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矧其下者臣願陛下
下永隆前事慎擇專任毋徒以國事爲嘗疏人
上謂命將出師國之大事雄何得妄言沮吾軍
遂繫詔獄調遠方縣丞帶哉其後乃因兵尚劉
大夏言召諸將問將領曾經邊陳者悉詣
京付教縛焉正德初兵部請令中外臣各
舉士爲之期日可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
清言京營官俱世胄不足恃宜召用舊邊將
如先朝劉大夏指上納之勅諭兵部人材

難得當棄短錄長其給傳令赴闕二十五年本
兵請令兩臺省臣共選舉自指揮而下無論
在告居間具舉之上以簡將用人當加意審
詢毋槩議罷都給事中戴夢桂奏今求將太狹
也論將太嚴也懦將混真也虛文廢武也且趙
秦燕薊其人多勇敢善騎射如磁州王邦直臨
洛李大漢宜益求其比每省可三十人衛可五
人以備器使命以實行隆慶時大學士高拱
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郞協理

部事卒日別總管本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復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推調。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開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徃徃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

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歷代因朝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
與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
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非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
政之關於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而公馬
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
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國有戎政
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之
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較人掌其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
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
駕田路駕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駕具
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騄六尺以上爲馬乃其頒良馬而養乘之也
一寄之于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
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較較
有左右蓋馬不乘習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屈不
待知馬性而閑其物力雖欲養乘無繇也自乘至廐

積之爲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爲車五十乘是爲卒。下
易乾爲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廐成較
爲千二百九十六疋。車二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
主之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
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驚馬
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適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卽民爲兵。故軍馬出于
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備十有二閑
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
止田駑所以辨降殺爲國防也而凡馬特居四之一
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祈蕃息孟春
焚牧中春通溜而執駒夏祭先牧祈克肥而攻特秋
祭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祈康吉而講馭夫凡軍事
物馬而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
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
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房八月後在廐而有閑趣
馬辨之閑師春養廐郤溫疫夏治房而蔭之冬馬肥

馬。于是有巫馬以養其疾，有相而醫藥之，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馳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駢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其惡馬，綱之繫維，狎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養馬如此。其詳也。其王馬時不足于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不更諸周
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
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猷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
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
之秦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
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
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鐵駟小戎之詩作並矜其白
顛四牡騤駟驅馳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拜兼秦用
盛強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儉勤造邦務財訓農

馬○用○菴○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驟○牝○三
千○餘○億○遠○伯○禽○之○法○愛○民○務○農○牧○于○崩○野○馬○以○駟○駟
蓋○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駮○駢○騏○有○驪○駮○駢○騏○有
驟○駮○驪○魚○而○車○以○彭○彭○在○在○繹○繹○祛○祛○也○史○克○頌○之
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思○無○邪○本○于○心○之○幾
微○而○驟○牝○從○焉○馬○臧○焉○財○焉○作○焉○徂○焉○可○繹○思○也○夫
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墳○典○外○強○中○乾○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淳○而○止
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于○武○侯○武○侯○問
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
其○飽○饑○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刺○剔○毛○鬣○謹○落○四○下○戢
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
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
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
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命○力○常○有○餘○以○備○敵○變○

馬軍制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駟、橐泉、駒駝、承華、五監、長丞、馬廄，皆萬匹。而馬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駟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于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于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二○萬○乘○逆○之○縣○官○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憤○之○日○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命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平帝默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矣。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詔。始修馬。復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廐。令一人後置駿令廐。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楊子阿。具表言行。大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

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
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
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
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泉氏口齒喻
氏唇髻丁氏身中備一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
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唐典當周隋之亂
種馬乏得突厥馬二千鳩括殘騎于赤岸澤得隋馬
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
副監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騄駼
騄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曰祥麟曰鳳苑繫飼
之其後又置飛龍廐于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
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
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
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
河西廣饒之野牧馬片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
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方是時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

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凡太師發牧馬先強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三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專其事詔州縣言曩以馬定里遞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贄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于職其始官時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群望之如雲錦天子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款塞玄宗厚

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
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
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
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
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開府都使兼知樓煩監選
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
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
疥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
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

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朱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
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
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
廐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
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牧龍坊
牧養之景德中改爲監立牧監賞罰命其收市戎馬
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爲一券馬給錢千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于諸監曰券馬其邊州置場
市蕃漢馬團綱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後言者

譯戎人得錢銷爲兵。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初歲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原滑德順秦亦稱是。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之道。兵騎爲急。欲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廩牧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市之中國。則繫之維之。以枯索飼之。離折牝牡。失其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久益減耗。固其理也。古川

賦出馬漢唐之盛馬阡陌成群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命歟灰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俟納馬而止則貸不闕出于國而馬庶有滋帝曰善非又以費廣而罷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

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克邊。匿者罪。淳化景德間牧地自畿甸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豳豳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

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

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

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

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

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

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

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命，自市

府界馬，馬母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外，

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禮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絲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咸賦之于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

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院較利害博議上持
不聽竟廢監牧而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
請廣增淤田之課嚴侵冒之科雖利入稍繁而馬始
闕矣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
給錢布歲止免輸藁百五十束民滋失利又廢監初
愚民利一時得請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
錢已而皆不酬多逋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爲峻嚴
卽水旱不蠲民愈益病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
上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

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龜
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
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每一都
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
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
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于是京東西戶
馬更爲保馬矣元祐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
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
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廢民間雜養僅以充役官

吏便文苟以塞責宜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禦虜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日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于吳由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蓋宋初特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濶大可備

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服乘守或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醫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較竊其芻粟道斃相望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欲無厭愈肆邀索

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越傳始以細茶錦與之後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若呂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繇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疋，有奇。凡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於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如

其請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解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馬數較陸行存亡相若而于糴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蓋自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大槩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蓄之于民二也市之于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算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

專倚于戎狄專責于民則民受其害專倚于戎狄則
戎狄享其利累朝于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部轄
有方秣飼以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既置群牧司又
置群牧使領以大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察其孳
耗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則其視之也亦不輕而
畜牧孳息自足國用故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
繫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
信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
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

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曾
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于編
戶坊監廐庫棚房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
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馬之職置矣吁市馬
于戎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不然戶馬之法
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豈無說哉初時博易馬
或以銅錢或以布帛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
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
得克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爲戎利戎人得茶不能

以爲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雖奔風逐
電之駿有所不斬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
策者是則始行李札蒲宗閔分主之其分之者非以
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爲見或
至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名兼三司判官
其權重也官屬自辟謹所擇也官吏可劾仲其威也
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秦司半歲事訖歸川
順其地也夫惟所創有其所用有其入故市馬愈
多有至萬匹者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野何其利之

博哉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于紹興之
四年威茂之場置于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于
紹興之七年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
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然後知此制之有益于
軍無損于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
請損馬而步田公况亦嘗請步而減騎吾用中國所
長而已何以馬爲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
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
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多無益也

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或萬駒。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駒。以枯槁是馬。本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也。國初設太僕寺于滁洲。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

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
曰熟地嚴其禁命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
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
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
牝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
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
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
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
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肥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役出之。以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而馬金。則有災。蠲無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馬行僕卿。職掌于僕卿。不與。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幾何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命生管官一人領下場放牧。九月終。回營時。遣科道官點閱之。視馬倒死軍逃亡者。則指實覈奏。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

七千疋下苑四千疋不及則出幣金及茶與糶馬
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其法上馬茶
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蕃族納差發馬萬
四千餘匹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
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上念其不均。命江
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命太
僕江南北各有游牝萬匹爲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
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之。會言者謂
大寧會州山河三衛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軍貧者

古今治平畧

歷代馬政

卷二十七

夏七

衣食且不給。何有于馬。以故歲捐瘠者多。宜命官

覈貧者歸營屯。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從之。

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命

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

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

爲北方患。上諭兵部言。朔方馬本土宜。非其人習

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命教

民畜牧孳息焉。會六師歲出。擊胡責歲。爲急。軍民

至有鬻子女莫能存者

仁宗聞大痛之 命官

爲贖還且寬責駒之命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益

蕃散之衛伍操用餘千群今遠近方面 朝覲官咸

集請員給馬一匹 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

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 朝廷

以禮徵賢者投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

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

賤官貴馬矣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卽批罷居兩月

未下士奇復請曰日 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

輟何也此 命行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
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
頭而今 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
上曰朕偶忘之行批矣無何 上御思善門 召士
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噴有忿
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
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使所以肅廢官貞百度而
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于是
止散馬之命士奇頓首曰昔人言 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宜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曰。

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

屢下命。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

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其償。馬何痛如之。

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厚焉。

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

承平既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文莊濟論比人苦民馬

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川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

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

朝修飾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牧之民卽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徃古之盛矣。乃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踈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

以饋馬。遺諸者矣。且馬散于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
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污。
馬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嗣
歲又復俵。生者歲表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
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况徐淮而南。馬薄
脊而脆。蹄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
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斂民馬之直。以賈之北。又
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
僦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
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憊○况○望○其○出○
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如○不○
乘○之○愈○也○又○之○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璣○言○

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仁○壽○宮○皇○莊○壽○王○府○

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誠○顧○念○遠○大○而○不○以○
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遣○官○
踏○勘○曩○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漲○葦○箔○族○生○
放○收○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

一時之權藉而可矣。今既漂窶，又復登墮，無重稅之
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况草場設自永樂
初，葦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卽草場之地也。又况
渾河改徙，不生葦箔，寧復有可征之稅哉？幸上除
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爲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
以杜弊源。仍申奏討之禁。弘治中，兵部書馬文
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
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郊坵冬春支料喂飼，而後
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

耕馬無所芻牧入塲未一二月卽往西山中四散赴
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可給宜清查便軍于是命
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塲未墾處仍舊
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
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塲止存六萬六千頃有
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
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
黜卿寺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
卿絃轍大更于是六苑地清復草塲十二萬八千頃

有奇清勾撥補召募改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
給買茶易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
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廩馬廄室宇四千一
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
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馬不足邊
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
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
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
貳錢伍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

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
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
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
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
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而爲串習
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
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
養而邊以大紓一清懼後無專官復圯也 正德初
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

子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考蒙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
任使隨命兼理茶法廢陞既久事難更
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粗
皆就緒則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
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復蒙加任總制
經理邊方責任重大于監牧茶馬之政勢
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
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
以致茶馬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
莫聞本未始終滋不

相攝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卽監苑之所收。監苑之所收，卽官軍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實始此。嘉靖中，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命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聞。列聖恩厚下。

如此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
春夏于幾旬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
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漫
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房
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
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收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
襄城伯李全禮奉 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收放隨
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今大
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

病之虞。露宿則有蠹蝨之苦。人困馬病。是徒徇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勅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近便牧放。月給半料。其可無下場而巡撫蘇松等處。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收地。

程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害甚江東南海獨甚騷而
民困漸極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
亡槩派丁田出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馬頭
中另編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
歲歛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牧
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
甲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
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
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

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
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常給何可
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
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
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費數百兩種馬一
匹倣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
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
也爲利已不訾矣且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
可馳驟今選種馬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參遊

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捨○利○亦○不○足○當○國○之○輕○騎○蹠○
足○裸○形○不○足○當○國○之○勁○鏃○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士○
拒○之○邊○地○利○既○得○長○技○在○我○併○以○蘇○松○糧○長○所○辦○馬○
給○之○有○餘○以○供○走○遞○于○爲○利○豈○有○量○哉○于○是○都○御○史○
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
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
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
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
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

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于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稱殷實，然且難之。况實貧。難自給，不服而驟。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飢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祖宗來諸司例變者亦多矣。卽如下場之馬。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半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干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

依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通融放給而舉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通賄自免。而領馬養者類責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餘開支折色僅給口實而馬飢矣馬苦且飢而啖之
活潑氣烈味惡不作臆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
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
馬而擇其馬無臆者會飼驗視之國家于馬政日
孳牧日解俵日給允補負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
未盡耗失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
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王
兵衆禪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蒔
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人兵

手執不妄用有傾囊索易芻菽公馬者
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質買者
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
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
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
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爲役也瘟疫斃者
騮厄汗喘斃者馳疾癘疥斃者櫪穢而羸瘠斃者失
秣也皆冥其故而莫省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
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

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路也。此耗失之料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其養于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圉之所養。教。乘。攻。執。差。擇。以。至。于。閑。庠。牧。地。皆。官。自。計。度。未嘗關諸民。國家苑馬之設。固養于官之遺意。而于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畀之。終已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其美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蓋。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道。在也。而

貴代最產馬爲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
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
監通知馬政者勸實牧圻諺西北宜馬之鄕山林原
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囿而廣畜之北字順其時騰
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
牧監之盛固可生正致也嘗攷 漢武初關令有司

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
馬一匹以下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
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

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根草之
半每家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
之利則馬亦何憂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
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
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
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
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
急矣牧地本爲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責其輸銀
如此則遂併之田租而已而又何法以養之乎

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又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于欺隱。不肯以駒爲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安

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用太息也。夫河北之人競從良馬糞之所產。今舉糞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問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兵

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增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收。而身俾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豈淺淺哉。雖然。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荆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

諸關諸兩京營塲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流遠世
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協相
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督課至私顧賃
載負必真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
矣緣邊牧地乾沒于風沙占沒于豪右虜入無時卽
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塲十月給芻皆不可行兼
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往利馬
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望矧乎西北東
南之殊風水土蒸粘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兵部

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顧可漫然已哉
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
言生財至如馬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晦朔
之所能攻開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何異竭
溝塗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慮官府抑配
與其俵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
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
獨在古故夫重罔寺之權慎牧卿之遜復川陝馬政
都憲之舊久其仕而綜覈其成殿最之要誠在所急

...

...

卷二十一

哉



歷代國朝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
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
車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旣
駕而服玃狝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
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
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
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
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

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
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
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
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
爲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
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
四十以下長七八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
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毅八石弩射
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從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北下漸澤黑土粘墮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下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亂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軍之勝地也至其中車掌五戎之正則革路龍勒條綴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而車僕掌五戎之器則有戎路之萃及廣車闕車萃車輕車各以其萃蓋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若戰左三三挾轆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三車二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一車一周，又有倅車以脩不測，所爲不可敗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僖以戎車孔博服淮夷，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鞮鞢鞅鞞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田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

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
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
行人于吳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
惟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忠戎師曰彼徒我
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因請爲三覆以待之卒殪
戊師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
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謂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
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
戰漸廢、蓋古者之川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
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
所共、兵械衣裘有所資、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車之利大矣、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
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大槩
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

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且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犖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廋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于勦敵之人、

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集，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而用徒。然彼長于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繇軍于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擊匈奴，以武國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李陵對單于亦以六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陣。孔明尤善于營車。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

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
臨朐敗之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
隊主丁昨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
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
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劉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
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賁大弩
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
以大鎚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
武帝遣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中軍所向披

靡、敵、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大、
眼、却、走、而、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
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
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駐、
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
嘗、用、車、矣、○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得、溫、
反、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險、乃、詐、爲、糧、車、三、
百、乘、伏、壯、士、五、輩、賫、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
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草無敢近者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而後馬燧亦爲狻猊車列戰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又嘗用車矣○獨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謀牛悉髒栗賊縱火焚之人盡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車冒以革而琯用木馬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

以駟而瑄用牛焉。幾何而牛不憚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瑄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夫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驟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于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矛有矦以爲之建。有旗有常以爲之識。而其詩曰。

小戎伐收五檠梁斬四牡駉駉旗旄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于乘馳便于射御未嘗有鞮而銜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于上輿載于下轅承于載馬順大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驂服之漸習也房琯不習而遽用能無敗哉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

虞况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剽而無蔽護哉夫
人之被甲鎧所以蔽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
甲鎧也且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
而士卒顧可使肌肉居外鱗介反在內乎則戰之用
車亦一陳之鱗介也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
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
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故可以行
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
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

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車也。及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載于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

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藉車之令。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頌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卽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至崇寧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念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時熙河轉

選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蹇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武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于戎馬之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猶有不能爲用者而况于車乎聞此議出于許彥圭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不知彥圭輕

妄鱗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于陳
澗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于峻坂溝
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
來者牽輓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且終日而
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于道路未造則有配買
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于運致然則其爲諸
路之患其費不知幾千萬矣乞罷造以寬民力其後
彥圭卒得罪觀此則後世之不周于車蓋有繇矣高
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

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以
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鉄器以衛人足
施鉄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
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
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
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
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驟絙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
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

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雖然中興之初但爲守計雖不習車可也至其後漸欲進取則不習車不可是必當日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至則歛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噫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獫狁之襄易事也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夷狄之不攘

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目。牌垂羶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穀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却入陣間。稍憇進退。俱利。何便出擊。慮有拒退。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明興戰勝。

攻取威震殊俗至 正統己巳之變邊圉孔亟李賢
上言虜之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
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
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
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
中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夫車製
四圍箝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

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糗草
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
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實
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
爲方陣止則爲方營已 命工製造事成竟以登高
涉險不便遂已十九年總督宣大余子俊言曰自古
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
非車不可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

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糗不煩自賁，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法也。復具圖本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輒爲練武圖，以

教士卒然初試之日士卒死者數人卒歸于廢
云而丘文莊著大學衍義六言言者車制用四馬駕
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之十三人其制太大于
守而不利于戰可以行進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
易而險路則難體制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
千百成造亦非一二日可具且人不皆用而我用之
非獨用之戰陣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抗
拒者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
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戰

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
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
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
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
人執其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裳皆載其中
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
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榻挑壘之擾言之詳以
備矣後潞安兵副陳大綱遵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
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示甲

既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
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脩禦
之長技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
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
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開門則排車橫陣，高壘
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
車角陣，縱橫闐闐，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
有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
或夜斫其營，或撥奪其馬，伺便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來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鉄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其所衝彼往往乘勢蹂躪至無子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爲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走寧至愛其奔突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而汪公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

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烏銳長刀藤牌火筒無不畢
其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
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
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
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